

故乡的秋色

炎热的夏季刚打了一个盹儿，红尘秋色还未来得及打扮就悄然来到了故乡。

故乡的秋色，呈现一望无垠的红黄色里。凉凉的晨风，驱不散农民心中丰收的喜悦。辛勤的人们早被秋色唤醒，三三两两站在田间地头，满脸堆笑地看着眼前稔熟的庄稼，互相夸着劳动的成果。

中午的气温稍有燥热，母亲们忙碌地在树荫下套被纳褥，姑娘们端着筐箩也在飞针走线，要用自己的双手绘出美丽的秋色。

前半晌庄稼还含羞地孕育着宝宝，后半晌已呱呱落地，每个庄稼人都是合格的接生婆。午饭后，人们没来得及小憩，就纷纷向田间走去，秋天的原野顿时热闹起来。我也不甘示弱，和父母、爱妻来到自家田地里，就像来到果实的海洋里。

我家种的庄稼是“三合一”，以大豆为主，套播有芝麻和高粱，父母说，这样能增产。眼前豆荚丰腴，芝麻成熟，籽肥粒圆，成簇成串，在秋风中飒飒作响。稀疏的高粱涨红了脸，傲然矗立，像秋色中的主角。

沙颍河有一条支流，家乡人叫她“东大沟”，地理专家正名“长胜沟”，从村东头流过。可别小看这条沟，在我心中她能和长江黄河媲美，是我儿时的乐园。如今她仍流水潺潺，有蒲苇青草装饰，不远处有白鹭盘旋，两只野鸭在水边窃窃私

语。眼前鱼儿浮上潜下，你若向前走两步，有那胆小者倏然遁匿杂草间，胆大者静于水面，不知我看它，还是它看我，应该是同时被秋色迷住了。

堤上长有各种果树，柿树、枣树、山楂树、葡萄、石榴，个个丰硕汁浓，果香飘逸弥漫长胜沟两岸。不须颺额吸气，果香便渗于体内，顿感神清气爽。如若马致远老先生在世，见了如此情景，恐再也吟不出“枯藤老树昏鸦”的悲凉辞章。

邻居大叔非让我尝尝他家的果子不可，每样尝一个，已觉腹饱。柿子甜中有涩，涩甜适中；红枣甜酸，酸甜参半；山楂以酸为主，健脾开胃；葡萄味美，甘如糖饴；石榴红艳，香飘八方。秋风掠过，秋的浓香淹没了故乡。

虽说如今收割庄稼都是机械化，但也有圈养牛羊驴马者。它们在刈割后的田野上享受肥草阳光。秋虫也膘肥体壮，成群的孩子在和鸟儿争抢野味佳肴。这些，使秋色有了动感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身影，你不觉得秋色单调而寂寥吗？

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在她《枕草子》里写道“秋天是傍晚最好”，是的，我有同感。夕阳无限，天地和谐，父母、爱妻还在田间劳动，薄暮渐袭来，“晚色霞千片，秋声雁一行”，大雁南飞，我不愿让其停下，唯恐醉于秋色，从高处坠下。

秋色醉了人间，也醉了故乡。

(王泉滔 沈丘县人民医院)

秋 风

秋风习习，季节交替。

秋风走进树林，树叶开始泛起黄色，时不时有几片黄叶滑落枝头落到地上，这正是“落叶知秋”的道理。你看它那么从容落地，是已经为明年的勃发积蓄好了力量，它落地是为了更好地化作春泥！

秋风来到田野。她走到玉米田，吹熟了玉米，金灿灿的玉米棒挂满了农家的房前屋后，有的堆得像小山似的。她跨进辣椒地，红红的辣椒站立在枝头，夹杂着青色的嫩辣椒在绿叶的衬托下，犹如一幅优美的风景画。她把棉花吹得咧开了嘴，吐出了雪白的棉絮。

她走过花园，黄叶菊开出了金黄的花朵，褶皱皱皱，煞是好看。粉红的菊花层层叠叠，像一朵朵浓缩的向日葵。就连不起眼的太阳花，也不甘寂寞，粉的，黄的，白的，尽情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喇叭花更不服输，站在高处，把紫色的、红



色带白边的、黄黄的喇叭一齐吹响。

河边悠闲的垂钓者，他们拿着长长的渔竿，放出长长的钓线，等待着愿意上钩的鱼儿。河水清清，映着蓝天上的朵朵白云。

秋风吹进人们的心里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人们望着圆圆的月亮，吃着甜甜的月饼，遥想着远方的亲人，期盼着祖国的统一，亲人的团聚。

秋风是收获的使者，是思念的源泉。

(王在亮 太康县清集一中)

追寻浪漫的痕迹

小时候，在乡下看了好多露天电影。喜欢看八一厂的战争片，但现在几乎都忘记情节了，倒是有个非战争的桥段至今记忆犹新。在赵尔康和斯琴高娃主演的《归心似箭》里，东北抗联连长魏得胜被齐玉贞救回家中养伤。康复后，魏得胜说无法报答她的恩情。当时的背景诗情画意，火红的枫树，清澈的溪水，魏得胜正帮齐玉贞挑水。

齐玉贞就说：“要报答也容易，那你一天就给我挑两趟水。”

魏得胜回答：“那容易，我一天就给你挑两趟。”

“挑到我儿子娶媳妇，挑到我闺女出嫁，给我挑一辈子。”在枫叶的映衬下，齐玉贞说这话时，脸是羞红的，含蓄而热烈。

当时，如果知道有“浪漫”这个词，一定会觉得这就是人世间最浪漫的爱情了。情窦初开的时候，我对浪漫的爱情也有过类似的幻想：我遇到了什么危险，她把我救了。她喜欢吃醋熘土豆丝，我就每天醋熘土豆丝给她吃，醋熘一辈子。

想到这儿，连自己都感动得不行。

还说露天电影。有一回，邻家大姐让我帮她搬一条可以两人坐的凳子去邻村看电影。我以为可以和她坐一起看呢，便乐呵呵地帮她扛着去了。到了放电影的村场，却不见大姐和长凳的

影子。电影放到一半，想找地方解手时，才发现大姐和邻村一个大哥坐在银幕背面的一个阴暗处。

那时，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，如果有小伙子扛着一条双人凳与某个姑娘走在一起，村里人喝他们喜酒的日子就不远了。

电视普及，露天电影消失了，不然，谈恋爱的人搬一条双人凳，躲到银幕后面去看电影的事应该还会继续下去。想想都觉得浪漫。

现在，农村和城里差别渐小，庄稼人搞对象那种不花钱的浪漫几乎绝迹。本山大叔的“乡村爱情”系列电视剧，男女谈恋爱也时兴送鲜花、送戒指，三四部“爱情”看下来，嗅不到一点儿浪漫的味道。

最近看了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《苦咖啡》，胡歌与白冰在美丽的江滨私订终身，白冰让胡歌背她回去。胡歌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求婚方式啊？”白冰幸福地把脸埋在胡歌的脖子后面，娇嗔地说：“怎么，不行啊？”胡歌背着白冰边走边说：“行，我就背你到老！”

没有鲜花，没有钻戒，像不像魏得胜对齐玉贞说的“挑一辈子水”？

原来，能让人感动的浪漫，是要将爱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。

(杨亚爽 西华县叶埠口乡)

父母是每个孩子的依靠



早晨，头疼欲裂，双目发胀，四肢无力，浑身发冷，我强忍着痛苦起床上班，因为今天要出差。

向领导汇报工作思路，又召集人安排诸事，然后昏昏沉沉地跟着同事坐上了车。本还是穿短袖开空调的季节，可我明显感到强劲的冷风几乎要刮到骨头里似的。用手抱住双臂，仍然无法温暖自己。

先回家拿东西，我告诉司机。

走到小区楼下，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

恶心，把早饭全吐在路边。

黄昏红霞满天，我正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。

横过铁路时，一对老夫妇蹒跚着沿铁路向我走来。老伯一头银发，但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愉快。他穿着一套老式西服，虽不太合身，但十分干净整洁，前胸口袋赫然插着一朵鲜艳的红玫瑰。老妇穿着一套已经过时的淡蓝色衣服，布满沧桑的脸上写满了幸福，她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，右手拄着拐杖，那老伯正挽着她慢慢走。

经过他们身边，听见老伯轻声说：“树仍在。”

“就是那一棵？”老妇的语气因激动而有些颤抖。

“是的，就是那一棵。”

“要是我还能看见，那该有多好！”

“你不要这么说，都快四十年了，我说给你听也是一样的。”

原来，老妇的双目已经失明。

我好奇地回头望去，路旁有棵老槐树。

到家后，我直接从衣柜里揪出厚厚的外套，扣上所有的扣子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

“你是不是难受，发烧了吧？”妈妈看到我问。

“头疼，浑身冷，想发烧，不过脑门儿还没有热起来。”

“你今天还出差？”

“这就走，车在楼下等着哩。”

“要不我陪你去诊所打一针吧，好得快！”

我犹豫了一下。已经难受两天了，昨晚睡前关紧门窗，盖了两床被子，直到凌晨才捂出一点汗。半夜里找出两瓶柴胡喝了，没起任何作用。

“好吧。”我答应道。

准备出门时，我忽然想起钱包在车上，身上一分钱也没有。

“妈，你身上有钱吧，我没带钱啊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有。”妈妈平淡地说。

就这样，一个六十岁的母亲领着三十岁的儿子去打退烧针，那情景仿佛是记忆中家长领着做了错事的孩子去别人家道歉，羞愧难当的孩子躲在家长身后寻求保护一样。

现在，病好了，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了。

父母是子女心中最暖的依靠。

(于志文 周口市检察院)

结伴同行

黄昏红霞满天，我正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。

横过铁路时，一对老夫妇蹒跚着沿铁路向我走来。老伯一头银发，但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愉快。他穿着一套老式西服，虽不太合身，但十分干净整洁，前胸口袋赫然插着一朵鲜艳的红玫瑰。老妇穿着一套已经过时的淡蓝色衣服，布满沧桑的脸上写满了幸福，她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，右手拄着拐杖，那老伯正挽着她慢慢走。

经过他们身边，听见老伯轻声说：“树仍在。”

“就是那一棵？”老妇的语气因激动而有些颤抖。

“是的，就是那一棵。”

“要是我还能看见，那该有多好！”

“你不要这么说，都快四十年了，我说给你听也是一样的。”

原来，老妇的双目已经失明。

我好奇地回头望去，路旁有棵老槐树。

尽管树的一侧枝丫因建铁路被砍掉，但另一边枝叶仍是生机勃勃。郁郁葱葱的枝叶在晚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，像是在迎接老朋友的到来。其实，这只是一棵平凡的老槐树，但对他们来说却意义重大，这可能就是他们当年初次相遇的地方，或是昔日海誓山盟的见证。正是有这种永恒的信念作为支柱，才使他们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后，仍然结伴同行，厮守在一起。

老伯扶着老妇站在树下，取出玫瑰花，轻轻地插在她耳旁，并脱下那件旧西服，披在她身上，眼里充满了温柔。老妇的脸仿佛有了红晕，羞怯怯侧着头靠在老伯的臂膀上，老伯则用左手轻轻地揽住她的腰，用右手将她花白的刘海拨开。那朵美丽的玫瑰在夕阳的映照以及白发的衬托下，显得格外鲜艳夺目。

我怕打破这温馨，连忙掉转头，绕道轻松地朝家走去。

(王银华 商水县谭庄镇)

暖心指甲草

每年的春天，我都会在院子里种上一些指甲草。

指甲草，又名凤仙花。到了夏季，花开朵朵，粉色的、水红色的、紫色的，有单层花瓣，还有多层花瓣的，远远望去，一片绚烂，煞是好看！

欣赏之余，有时也会采些花，捣碎，为女儿和自己染红红的指甲，很喜欢指甲草染出的那种红色，自然而又不失美丽。

邻居家有一个小女孩，不时会到家里采些花回去，每次都很礼貌地征求我的同意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采那些小小的花瓣，用纸包着，也不多采，往往就是一把。采的次数多了，我不由有些纳闷儿：用指甲草染指甲两三遍就已经很红了，怎么还一次次地采？一次在她又到我采花的时候，就问了她这个问题，她告诉我，她妈妈晚些时候要到新疆采摘棉花，已经去了好几年了，每年回来的时候，妈妈的指甲常常因为赶着采棉花而受损不轻，十个指甲盖，有三

四个都被磨没了，指头肚也全是口子。女孩听说指甲草能促进指甲生长，便想着为妈妈先采上一些，晒干，等到妈妈摘棉花回来时为她包指甲用。

听女孩说着，我的心像被什么揪着似的疼。十指连心，真不知女孩的妈妈、这位勤劳的农家妇女在摘棉花的时候是怎样坚持下来的，而女孩，亦是一个多么懂事，多么孝顺的孩子啊。指甲草，暖的何止是妈妈的指甲，那暖的分明就是妈妈的心啊！

我弯下身子，和女孩一块采起花来，同时采的，还有那一粒粒成熟的种子。

我希望，女孩家的院子，明年指甲花开也是一片绚烂。

(袁丽侠 扶沟县大新一中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x@163.com，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